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蜃樓外史
第二十六回 談往事英雄遇鬼 著武經閨閣展才本

是錦心繡口，無慚經濟才猷。可憐遠適異邦，致令流毒九州。

話說文龍將劍出鞘之後，霎時間便飛砂走石，對面不能相見。直至風定後，文龍方才睜目細看，哪裡還有人影？連那房屋也都看不見了。惟耳邊還隱隱聽得鬼叫之聲而已。楚材此時也立起，四面一望，卻是如夢初醒，與著文龍坐在兩塊大青石的上面。知是遇鬼，連忙拉著文龍走出村外，見那時候已是不早，只得商量著且自回去，明日問明了再來。這且不表。看官們可曉得這些人究竟是人是鬼？原來那些人，說他是人，陽間卻又不見他們的蹤影；說他是鬼，陰間也無他的藉貫。只因他們出沒無定，就是煙裡來或是霧裡去，其名叫作煙鬼，久在阿芙蓉手下當差，在荒僻所在幻成房屋，引誘人家子弟呼吸那延壽膏的滋味。得能有一人被他們誘入殼中，阿芙蓉便與他記一大功，以便將來同證仙班。他們遇著文龍、楚材的時候，還未曉得他兩個人的來意，所以肯把阿芙蓉的來歷與他說明，及至被文龍一喝，陽氣一衝，他們便不覺現出原形，吃嚇而逃。直等到兩人出村，方繞聚在一處商議著，至阿芙蓉那裡去報信。

此時且丟過一邊，再說阿芙蓉的根由細底，上回不過說了一半，就被文龍突然一喝，這些鬼竟然逃去，以致未曾說得完畢。幸而還有人知道，可以接續下去，不致有頭無尾。然究竟有否其事，則言者作為妄言之，聽者作為妄聽之可也。且說紅王下了命辦船只護送公主前去的這道玉旨，以後便退朝進宮，見了王妃也無別樣言語，便命宮娥將公主召來。此時公主早已收拾停當，聞得父王相召，即將一件要緊的東西帶在袖中，來見紅王。請安已畢，紅王就將黑國已有聘禮到來，並將吉期已經揀定，明日就要起程的話與他說知。那個公主本是女中丈夫，聽了這些話面上也無難色。遂說：「臣女雖去，不過暫救目前之急，三年中斷不能被他玷污。萬望父王勿忘前言，趕緊添兵練將，搜求富強之策。便可於三年內將臣女救取回國，切勿置之弗顧。況我國之弱，由於因循坐誤，須得力求整頓，方能日致強盛。所以臣女這幾天內特著武經一道，呈與父王觀看，得能照此而，或者可以得志。望父王勿以為老生常談而輕視之，則臣女便能回國了。」說畢便將方才帶在袖中的取出呈上道：「這是一篇武經，父王若不欲臣女返國，則置之不問亦可。若猶欲臣女歸來，則須將這些緊要的事情照此行去，自然戰必勝攻必取了。且我國所患者，只在因循二字，故臣女特作此以振頓，望父王鑒之。」紅王接在手中展開一看，只見上面寫的道：

至德如唐虞，且有歡兜三苗之用武，而況邊疆接壤等於秦楚吳越者乎？此尼山垂訓，足兵之所以不容緩也。乃竊位之徒，惟知沿習偷安，而謂兵法為鄙事，坐使鄰國昌熾，君殆身危，不亦甚之甚耶？故治兵之道，不可不急究也。其道維何，惟立於不敗之地，先為不可勝而已。凡大綱有四，首曰修內，次日理外，三日出征，四曰臨敵。其目又各有八。

修內之目：一曰任賢。一人之智力有限，一國之事務無窮，非擇賢而任之，身雖極憊心雖極瘁，漏誤益多。任賢者非徒雲任之而已，必信之專而毋擊其肘，責其大而不可苛其細，收其成而不求其速。且賢士之進退，不獨敵人之所窺而動止，實開國祚之存亡。一賢任則諸正士進，而不肖者遠矣。移風易俗，服敵安民，孰有過於此者哉！二曰重農。重農之道，在於黜以巧之民，絕娛玩之物，使國中非耕不得食，非織不得衣，則游食之民、無益之工莫不盡歸農桑。西山東海之曠土莫不闢墾，則人人皆有恒產恒心。雖遇水旱饑饉不為大害，即奸豪竊據煽惑，居民必無捨生產之樂，而就萬死之途以應之者。安民弭亂之道，莫不由此。三曰慎刑。慎刑者，非省刑之謂，毋失出入之謂也。失出則奸猾漏網，失入則良善遭殃，均為不慎矣。必須明審適中，使受者無怨，聞者無議，始為得之。若不問輕重，動輒即用其桎梏，輕罪重刑，使不幸而犯微過者，畏刑甚於畏法，以致初而逃匿，繼而拒捕，大而嘯聚負隅，費糧勞兵，滋釀大患，可不慎乎？四曰薄賦。窮者極欲，雖盡天之財猶不足。抑私養民，稍搢耳目之好而有餘。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？富在百姓，雖有凶荒，不煩救濟，可免流離荒聚，所省極多。若厚斂者，民出其十而上，所得不過二三，饑饉之年雖加恩發賑，君出其十，而民所獲亦惟二三。與其進出皆虛，曷若藏於百姓之外府？薄賦養民，誠保國消亂之正道也。五曰敦禮義。禮義者，人君所以維國，士庶所以分別者也。其欺君者皆由不明禮義，故有詭譎之心，不臣之意，惟令有以敦文，斯知禮義而有君上矣。六曰養士。天之生材有限，必育之有素，學之有方，使之優游習練以成其才，則使之以事，必能感恩盡力，發憤酬君。若平時從未開心，設突然有變，則實學虛名，既非夙昔所周詳，去取之間安能不惑？且閒時不有推解之誠，尊崇之實，志士未必入彀，托非其人，則敗國家大事，貽譏於後世矣。豈可忽乎？七曰辨材。無論材之大小，智之廣遠，皆須兼收並蓄而審辨之，苟不能辨其志之所向，材之所能，雖培養勤切，等於無士。故必詳察其材，可為棟可為梁，可為椽可為柱，分而用之，自必各稱其職。可材過於任，不可任過於材，蓋梁猶可為柱，而以椽為棟，則立見其傾覆也。八曰除異。凡民之性，常難定而易亂。奸民之念，每喜異以標新，趨向不一，致治為難。故凡異言異教，煽惑愚民者，必急去之，惟以禮義為教，綱常為尊，使農安於田，女安於機，士安於學，工商安於業，各安其事而不遷。為上者尤不可信重異端，惟古聖先賢、勞瘁憂民之事，常時宣佈，使民心通達不壅，即有倡亂說於民間者，我知聞之必掩耳而走，袒臂而驅矣。心一力齊，何使而弗得哉。

理外之目，一曰謹邊備。雖處昇平之際而邊務不可斯須廢，偶一不謹，致敗敵之邪心，突有緩急，諸事未修，則邊疆瓦解。百姓罹於鋒鏑，而廟堂震恐矣。謹者非徒求其名務，須有其實。如城圯者修之，濠淤者濬之，車壞者造之，馬老者易之，卒弱者練之，吏事蠹者誅之，斤埃廢者復之，號令如水流，糧草如山積，材料俱備，士卒樂哉，敵雖有奸謀，未有不潛消而率服也。二曰復屯田。凡軍之所重者，莫如糧草。陸運費人畜之力，水載多風火之虞，運載橫邀，為禍極烈，昔之遭此而覆亡者，昭昭可鑒。欲杜其害，莫若屯田。邊多曠土，士可分耕，非僅足食，且深其溝澮以蓄水，取所起之士以為堤，使敵軍騎不能馳驅，步兵之便地也。置兵於農，國無養兵之費，士卒免饑饉之憂。寇雖大至，自各顧其家業，必死爭而堅持其所利益。不亦溥耶？三曰禁軍。需有一物而須數物以成者，數物不產於一處，且必兼收而後能成。有一事而須數事為用者，數事不集於一時，自必廣彩而後可辦。凡視國外之所少者，必加嚴防，勿任趨利奸徒偷漏而濟敵也。敵或少糧食，或少銅鐵，或少物料，或少漆，或少硝磺，或少方藥，或少圖書，或少諳士，凡軍需之所急者，定百計以求之，我預塞其途，使彼無所得，安能猖獗乎？四曰安遠人。凡土地，雖有山原澤島，四方之殊，而皆我之百姓，可不保其命，使樂其生哉？但地極曠遠，性極不齊，雖欲安民息兵，非可猝能也。必德政之所化，仁聲之所及，使由近至遠，從風而靡，變其殘暴之性，非惟不敢驅兵犯境，且免四方鄰國搜戈。赤子各安其業，而無橫死之苦，即有猾敵欲亂邊疆，雖解仇結約，我知百姓之心必不能齊，所謀立敗矣。五曰慎取與。邊疆小國之背叛，大約非在廷者貪取之不已，則在邊者苛責之無厭。使彼不暇供命，積怨為怒，而以我貪鄙不道為口實，連衡四鄰同力擾邊。漸次至於不可制伏，其實由自起。待小國之道，其來則答之，去則任之，不貴其所產，愛之如子女，防之如虎狼，若此而邊疆小國猶生事者，未之有也。六曰練士卒。士卒雖有恩以養之，若不訪延精巧技藝之師以教焉，雖有百萬等如嬰孩，果有忠君滅敵之志，其如力不從心何？故訓練之道不可不急講也。無論明師、隱者、羽士、縑流軍民人等，有一技之可法，一藝之便捷者，皆禮而聘之，以教眾士。而士亦相其材、因其勢分為數等，則習熟易而功有成。其精者賞而鼓勵之，則人人知練習矣。復教以獨自成陣，互參成陣之法，而以仁義驅之，何難所向無敵哉？七曰隱謀。兵家之利，惟謀最廣，國而無謀，猶人之無耳目。是當廣擇忠義之士以使之，不但多方以隱之，使敵不覺，且使此謀不知彼亦為我謀用之，久則敵之聲息皆知，某也忠某也許，某也可以移主，某也可以賄交。察其動靜而知其心，臆揣其言論而知其叛服，非謀其何由得哉？八曰攻心。制敵這道，攻心為上。心者，所以取智謀主決斷也。心既受攻，則智謀亂而疑惑生，雜而不可用矣。攻心之術，惟奪其魂破其恃而已，其所倚以取計謀者，我去之；其所任以為心腹者，我間之；其所依為唇齒者，我解之；凡其所恃，我皆先機而險取之。雖有奇才之士，亦不能為之謀矣。

出征之目，一曰正名。名不正則曲直不分，戰士之氣不壯。非計之得也。故當將出征之際，必先將敵之罪佈告於三軍，使聞者

皆發忿同仇，則未戰而敵已屈矣。二曰職能。用人之道，必使各盡其能，凡可用之才，咸羅而致之，毋使有遺才齟齬之失。則智者使之主謀，果者使之參議，博者使之主使命，勇者使之率士卒，仁者使之主財谷，信者使之主司賞罰，義者使之撫傷殘，才職相稱，士志各安，行軍之本於是乎固。三曰一士志。凡三軍之志，不獨使其不生二心，奉令克敵而已。必使其知敵人謹誦誘騙之詐，而不為所惑。平時敵示利而誘我者，將固知其謀而因之以取事矣。而於追奔攻圍之際，得勢之時，敵即多方使計以娛我，或棄金銀貨物於路，或散騾馬牛羊於道，或出婦女，或稱投降，軍士見利動心，失於紀律而敗事者，何可勝數？必須預為開導，使士遇此咸知為敵之毒計，陪加警聳，雖百誘不從，而愈慎愈奮，則厥功可成矣。四曰親信。將吏稱職矣，士卒習精矣，而將吏不知體士卒之情，士卒心拂將吏之意，未有克濟者也。必也使吏之於士卒，猶父母之愛其子。使士卒之於將吏，猶嬰孩之親其母。童子之信其師，愛而不驕，信而不犯，則指臂之勢成，雖屢歷困危而不變。五曰備要。國不可一日無備，或有一事未備，或有一處未備，而為敵所乘，變起於毫末之間，禍生於呼吸之頃，雖有長鞭不及馬腹，則大事敗矣。所謂要者，糧草也，輜重也，火藥之所也，樵牧之地也，常行之要道也，不行之小徑也，關口津梁、城廓隘塞，以及斤墩諸事，平日雖有防備，此時更加嚴密，庶無遺漏耳。六曰養氣。兵所以戰者氣也，氣盛則一可當百，氣衰則未戰而早寒。必先蓄養其氣，使之常盈而不虧，屢用而不竭，則無鈍兵挫銳之失矣。蓄養之道，結之以恩義，勉之以忠孝，勸之以爵祿，使士感恩義之厚，慕忠孝之行，榮爵祿之顯，雖欲氣之不盛不可得也。七曰選鋒。羿之教射，秋之誨奕，妙在自悟，得在專心。教誨雖同，精粗迥別，不加剔選，則過與不及混亂不分，強者奮勇弱者不繼，兩俱敗矣。必選其最精者聚為一軍，分為四隊，豐其糧餉，使驍勇、知陣勢軍形地利之將，分而統之。猛若疾雷，速若閃電，不獨可為衝堅突陣破強之需，又可為肘肋緩急之用。必分為四者，俾循環無窮耳。八曰嚮導。山川險易，將雖知而未必熟，圖雖載而不能盡。非訪之熟游熟審者不可得而悉也。嚮導之用，非惟知乎地利，並欲知乎人和。某地為某賢人之所隱，某處為某猾徒之所居。其地賢者，敬而禮之，猾者，聲而誅之，敵國人情聞風思慕矣。某城敵軍資之所藏，某地敵咽喉之要道。軍資之城，計取之毀之，咽喉之道，力奪之。敵國得信落膽，此皆嚮導之功也。然誤信虛詐以為誠實，而受欺者，屢屢矣。必也兼聽廣訪，學平素之間諜以決之，遠探近審以驗之。使諜者之道，不可任其脫離，不可使知我實事。成功之後，則計其功，大而爵祿，小而財帛，始酬而歸之，庶不致有誤也。

臨陣之目，一曰詳察。敵國君臣之賢愚，將之才否，卒之強弱，糧之多寡，平居雖知之，臨陣之際猶不可忽而不得察也。察其何者為堅，何者為瑕，贏者呆是真贏，壯者可是實壯？將吏之心和與不和，士卒之情洽與不洽？皆須察而知之。其堅者摧之，瑕者陷之，假贏者待之，假壯者擊之，將吏不和士卒不洽急攻之，將吏和士卒洽緩圖之。智勇精銳氣勢俱勝於我者，詐以驕之，而激勵將士待其隙以乘之。苟不究其虛實，遇敵浪戰輕爭，歷久而不大敗者鮮矣。二曰相地。相地者，相彼此營陣之地也。凡營必擇高陽水草足用之地而處之，毋居幽囚危陷之地，恐受圍塞難出也。毋居水草叢會之地，恐火攻也。毋居卑下之地，恐水淹也。凡左右前後遠近，山川村舍，林塹寺觀之可藏兵者，必細搜之，遠候騎謹防守，清隊伍禁妄行，使奸細無由入，此營之大略也。陣地必後右高於前左，分形而勢連險，布步易布騎進退俱生，無所阻礙，利過半矣。三曰風。搏鬥之際，風所關於成敗最大。順風不加倍而力，逆風雖奮勇而不能如常，又有塵埃損目塞鼻之患，可不審乎！未陣之先，當風所從來，敵向我背則止陣以擊之，敵順我逆則旁趨以致之。不為我致則堅忍以待之，以精騎繞出其後而擊之。敵眾我寡，則利奮擊於風晦之頃，若我眾敵寡，敵乘陰晦來，則以精騎出擊，或突其肋，或陷其背，或往或來疾若飄風，使不能測目眩心，動則反為我所亂矣。只可分軍追擊，慎毋以大軍輕出也。四曰分合。能合而不能分謂之孤軍，能分而不能合謂之散卒。散卒心力不能齊，孤軍一敗即瓦解，皆大忌也。當分則分當合則合，在察時宜。寡則利合，眾則利分，亦難勢一。分合之道，分不乖於合，合不背於分，若手足之伸屈，稟於心而不亂，斯為得之。陣後之游軍，行營之探候，此則必須分者也。戰時奇兵之外，大兵須分為三，以循環迭進接戰，則我之氣勢不窮，彼之精銳已困矣。五曰敗愈奮。勝敗雖兵家之常，然而敗者必謀之不減，算之未善，備之未周，皆將之過，且可以為常乎？雖節制之兵，恩信素洽，不幸而敗，根本未傷，人心尚固，猶不致渙散難理。然須自引其咎，自劾其罪，將吏士卒之受傷者，且夕以視之，調藥以治之，善言以慰之，未傷者諭以君恩之重，敵之不足畏，死裡求生，以雪恥立功之道。庶幾愈憤愈壯，而可用。若推過於將吏，以刑戮為威，則人心離而不振，愈不可為矣。其有實違節制而致敗者，則又不得姑息而濫縱也。六曰勝愈慎。戰而數勝，敵未剪滅，安知非詐以誘我？即是實其羽翼尚存，餘孽未盡，正用謀之秋，角計之候也。敵為我所敗，其恨必深，其心必合，其力必齊，其謀必密，且毒我之防備周遍，猶恐有忽微，意料所未及者，若驕而惰，則敵更易乘隙而入矣。以深恨之心，合而齊力以行，密毒之謀，當之以驕惰之卒，而不危者未之有也。必須處勝之後，而如敗之初，處敗之際，而如勝之始。自然用而不窮，久而益壯矣。七曰善久。兵道貴速而惡久，速則初省者多，而無疲挫之失，久則所費者廣而多罅隙之虞。此世所共知者也。然不能速而必求其速，不可。不久而必不欲久，則係自蹈於敗亡之道也。如敵守一要害之城，高峭堅厚，池深潤險，糧足餉備，軍民心一而將賢能，無間可乘，力攻則徒損士卒，終不能濟。舍之必滋蔓為亂，此則非足我軍。需固我營壘，防備周密，絕其樵彩，斷其外援，而使敵糧盡，潰散不可也。焉能速而不久乎？故事惟在因時，不可泥古。八曰毋暴。夫兵之出，原為除暴止亂，既已獲魁首矣，其士卒皆天之赤子，無非為嚴刑峻法所驅逼，非樂荷戈拒命也。則當釋而歸之，諭以仁義邪正，令其轉相傳佈，則俱為我所用。而未服者，皆解體矣。若恃兵力之盛，思昔爭命拒戰之仇，怒以盡殲之，既乖出師之義，且失人心而干天怒也。故入敵人之城，其先世有功德於民者，必訪而存其祀，立賢者以繼其後，除虐政誅邪辟，選賢良興教化，貨物無取，秋毫無犯，始不愧為仁義之師，又何難所向無敵哉！我國若無志於雪恥則已，苟欲力圖振興，則此數端者雖不足以盡治兵之能事，而謹慎固密，揆情度理，於富強之要務，時宜之大略，則已賅括靡遺矣。欲窮幽極妙者，更可令廷臣各抒所見，以憑採擇而用之。

紅王平日素知公主才學是極好的，今日因心中煩惱，所以見了這篇武經，卻並不甚留意。不過略略翻閱一遍，便就罷了。公主見紅王如此，只得啟奏道：「臣女經營此稿，實費數日心血，臣女之意實欲求父王將此頒示君臣，得能依此而行，力求武備，臣女回國何難？萬望父王勿束之高閣，則不獨臣女之幸，要亦宗廟社稷之福。敢請即日施行為要。」紅王道：「你去便去了，何必再絮絮叨叨呢！」說畢仍向別處宮裡去了。阿芙蓉見紅王並不在意，不覺兩淚交流，對著王妃奏道：「臣女因恐黑國擅啟刀兵，故願捨身前往，不意今日父王反加嗔怒，似此怎生是好？若要往，更是非計，此刻只求母妃待臣女起程之後，把臣女一片苦情在父王前婉轉道達，並訖趕緊操兵練將，救回臣女，臣女於三年之內誓不失身。望母妃莫信父王之言，以臣女有外向之心，臣女雖死黑國，亦所心願。」說畢大哭不止。

王妃只得再三安慰，許她啟奏紅王，必然將你救回。公主方收淚拜謝，然後進宮安睡。一宿晚景已過，到了次日紅王方欲臨朝，忽見宮人慌慌張張地走來啟奏道：「不好了！」紅王一聽大驚失色。要知究竟是何凶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